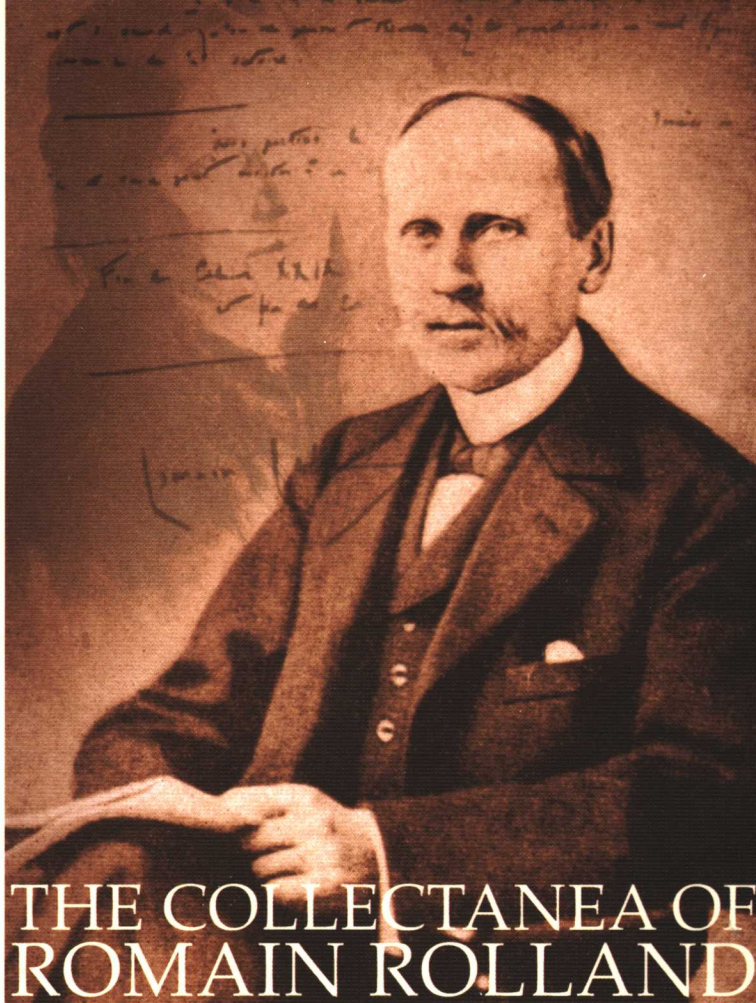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THE COLLECTANEA OF
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文钞

[法]罗曼·罗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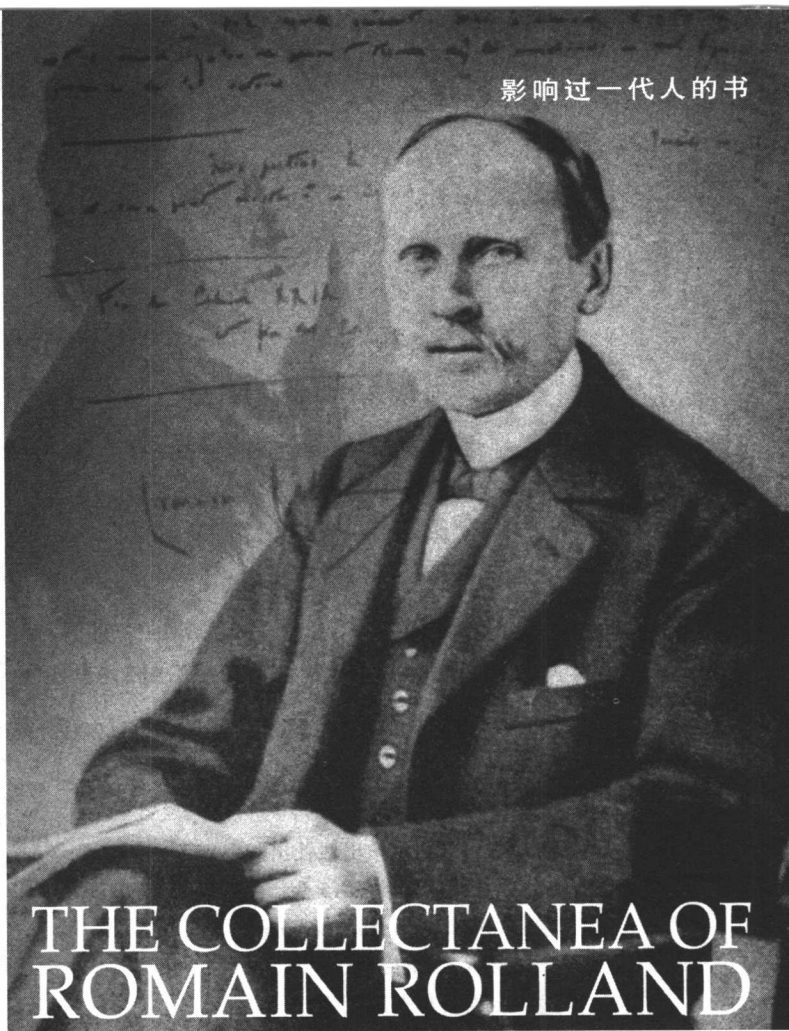
孙 梁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



THE COLLECTANEA OF
ROMAIN ROLLAND

罗曼·罗兰文钞

[法] 罗曼·罗兰 著

孙梁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曼·罗兰文钞/(法)罗曼·罗兰著;孙梁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
(“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
ISBN 7-5633-4519-1

I.罗… II.①罗…②孙… III.罗曼·罗兰(18
66~1944)-文集 IV.K835.65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55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19 字数:35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这本书帮我理解女性

张冠生

—

第一次看到《罗曼·罗兰文钞》，是30年前，我20岁。“文化大革命”已到后期。

“文革”初期烧书的火烟满天满城，却没能把书烧光。灰烬里残存了几本，不胫而走，偷偷流传，照亮了一双双在黑夜里寻求光明的黑眼睛。

当时我在中原地区一个村庄里当知青，不是个特别爱书的人。日复一日，农活做完便无他事，书到手边，不妨一读。如此看过“三言”“二拍”、“水浒”“红楼”之类，也看过点西方名著。从数量上讲，不算多。从心情上说，不属于求知若渴，大致是“不求甚解”，聊胜于无。

来到手边的书，常常是飞了封面，没了目录，甚至少了几十页正文。唯独《罗曼·罗兰文钞》，没有丝毫潦倒之相，衣装整洁，仪容朴素。怎么找到此书的，已回想不起，但它就是这样来了。带着浊世中的一份干净，乱世中的一份宁静，和我相遇。

长夜无边，油灯如豆。万籁俱寂，又默然闻雷。罗曼·罗兰那些“超出混战”、“保卫家园”、“精神独立”的文字，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灵魂被轰击、被激扬的滋味，内心阵阵发烫，震撼不已。一位文学家、思想者居然能这样富有神性！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灿烂的天才！而他居然如此虔敬地崇拜着一位女性！

在我的真实感觉里，一座名叫罗曼·罗兰的高山矗立在前，还没有看到顶，又矗起一座更高的山，名叫玛尔维达·方·梅琛葆。其高，其险，其峻，其美，是我的目力、心力一时难以领略的了。

这无疑属于那种一生中应该多次阅读的书。可是，这次读过，自当归还，下次想读的时候，书在何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还要持续多久，谁都不知道。一旦这书离去，下次再找，直如大海捞针。

想到了一个办法：抄写一遍，自备一本。

二

面对《罗曼·罗兰文钞》，读书的心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聊胜于无，而是如饥似渴；不再不求甚解，而是逐字逐句。看着封面，盯着书名，心想：这个“钞”字，就是启发我要把这书抄上一遍吧。

还是长夜，还是油灯。远有狗吠声声，近听笔尖沙沙。书上的铅字变成了稿纸上一行行的手体字——

“我开始感受那恬静的灵魂的美妙了，她对于我仿佛是由伟大的古人派来的使者。她似乎照耀着他们的圣光。”（《罗曼·罗兰文钞》）

“在我的青年时代，她是我精神上的忠实伴侣，我的第二个母亲：北方纯洁的‘理想主义者’，目光明澈的玛尔维达·方·梅琛葆……”（《罗曼·罗兰文钞》）

“母亲们、姊妹们、伴侣们、朋友们、爱人们，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男子的性灵。你们掌握着孩子们的灵魂；而当一个男人敬爱一个女人时，他永远是她的孩子。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引路呢？要是我可以举出个人的例子，请容许我说明，我自己天性中最好的或最不坏的一切都是你们之间某些人赐予的。如果说在这场大风暴中我能继续毫不动摇地保持我对人类大同的信念、对博爱的信心以及对仇恨的轻蔑，那是由于几个女人的启迪。这里只举出其中两个：一个就是我的母

亲,真正的基督徒,她在我童年时就感召我热爱永恒的真理;另一个是那伟大的欧洲人,玛尔维达·方·梅琛葆,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她在宁静的暮年时是我青春的友人。如果一个女人能援救一个男子的灵魂,为什么你们全体妇女不想去援救一切男人的灵魂呢?无疑的,这是因为你们中间还很少人能援救自己的灵魂。从头做起吧!这件事比争取政治权利要迫切得多(后者的实际重要性是我很难理解的)。最紧要的应该是主宰你们自己。不要再做男人的影子了;不要再附和男人们的激情、傲慢和渴望破坏的冲动了。要使自己具有清明的见识,能看清同情、互助和大同等博爱的职责;就是这些组成了至高无上的律令,由基督的呼声传给基督徒,由自由的理智传给自由的心灵。然而今天在欧洲有多少妇女被镇服男人们智力的狂热的风暴冲昏了头脑;你们中间有多少人非但不去启发男人,反而在普天下的骚乱中加上自己的狂热!

首先培养你们内心中和平的精神吧……让你们单纯的姿态显示平静的否定,鄙弃过度的狂热……用明亮而充满怜悯的凝视迫使我们对自己不理智的行为感到惭愧。”(《罗曼·罗兰文钞》)

三

抄书的夜晚不知持续了多久。《罗曼·罗兰文钞》被整个抄写了一遍。上面这类段落更是抄了不止一遍,直到当时能大段背诵。

现在看来,当时能那样为罗曼·罗兰的思想而动容,能生平第一次动手抄写一部书,实在有着很深的文化心理原因。

在精神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幼稚期比一般人都要长,政治、情感等方面尤其是长期处于幼稚状态。20岁了,对女性的了解和理解还谈不上,对人类的二分之一基本无知。这种情况下,最早接触到的女性观念很可能先入为主,填补上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的那片空白。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罗曼·罗兰文钞》,被其思

想所浸染,特别注意到了他的人道主义激情和他对女性精神能量的高度推崇。

懵懵懂懂之中,惚兮恍兮的思维世界被罗曼·罗兰洞开了一扇巨大的天窗,阳光倾泻而下,照彻灵府。我的精神状态如同罗曼·罗兰一部小说的名称所述:欢悦的灵魂。我觉得自己被一双大手推着,紧跟着罗曼·罗兰的思想步调,仿佛看见他在欧洲、美洲、亚洲,在法兰西、印度、摩洛哥……作巡回演讲。面对误解,面对罪名,他姿态优雅,声动九霄。他呼吁“超出混战”,呼吁人类和平,呼吁普天下的女性遵从至高无上的律令,履行塑造男子性灵的职责,让整个世界重新回到她们曾经孕育出的清明前途上来。

罗曼·罗兰思想的激越程度,使我想到了描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一个词语:狂飙突进。我被这股思想风暴所裹挟,不由自主,只有顺从,只有高度响应。我希望自己能早生几十年,去做他巡回演讲的一个助手,做他书桌前的一个书童。由于罗曼·罗兰的精神感召,我来不及思想,也来不及有切身体验,如闻天启,突然就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及早确立一种健康的、敬畏的、人性的、阳光般的女性观,对他为人处世、成家立业、有尊严有格调地生活,对这个世界的和平、和谐、和衷、和畅,是何等重要!

四

从那时起,罗曼·罗兰笔下的玛尔维达就刻在了我心中,启发我从目光、言谈、心地、服饰、仪态等方面去认识女性,了解女性,理解女性,启发我慢慢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淳朴、优雅、从容、高贵,也启发我逐渐捉摸到了真善和伪善的区别。

“纤弱、安详、恬静,穿着黑衣服;她非常单纯,说话、服装、整个人都单纯。她会悄悄地走进来;不高声,不做作……房间里散布着一大群光华辉发的女人和她们的追求者。她不则一声,或说得那么轻,只有临近的人才能听见;她倾听着,注视着,安静地微笑。然而一种尊敬的感情围绕着她——她焕发着天然的尊严,她

的威信慑服了最轻佻的和出身最高贵的人。他们其实并不认识她,但在这年老而贫穷的女人面前恭敬地低首;她来自比较低微的贵族之家,看上去很谦逊,几乎像隐者;可是这屋子的豪放的女主人敬仰她,而很少宠幸那些大人物……”(《罗曼·罗兰文钞》)

安静得像隐者,却蕴涵着被罗曼·罗兰称为“热烈迸发”的爱意。他说:“玛尔维达热烈迸发的慈爱是有益的。她的慧心使我能恢复信心,过去我用文字表达了这信心后就丧失了它。灿烂的光明回来了,一切又温暖了。精神的活力又给注入了新的潜力。”(《罗曼·罗兰文钞》)

我庆幸自己遇到的这本书,庆幸自己20岁上从这书中看到了如此可敬可爱的女性。我相信她们的真实存在。我推崇她们为男人确定精神坐标、添加“新的潜力”的爱心和能力。我感激罗曼·罗兰为我确定下了最初的女性观的思想基调。

年龄在增长,阅读视野在展开。农舍里的油灯变成了教室里的电灯,乡村里的狗吠变成了都市里的虫鸣。我开始抄写另一本书。书名很长: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

五

这是一本注明“供批判用”的书。它像《罗曼·罗兰文钞》一样吸引着我的热情。我从中发掘着罗曼·罗兰的思想渊源,发现着女性在西方文化观念中的地位。顺着这本书提供的人物和著述线索,沿着视野的扩大,我再二再三地碰到玛尔维达的精神姐妹。

那位陪伴了卢梭整整50年的华伦夫人。

那位给柴可夫斯基以巨大帮助的梅克夫人。

他们的故事与罗曼·罗兰和玛尔维达之间的故事惊人相似,甚至卢梭也像罗曼·罗兰称呼玛尔维达那样,对华伦夫人叫“妈妈”。卢梭回忆与华伦夫人初次见

面时写道：“这最初的时刻对我整个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关联，铸就了我在余年中的命运。”（《漫步遐想录》）

我发蒙很晚，读书不多，所知有限。那些读书功夫远远在我之上的朋友们，该能举出更多史实来印证这一点。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可歌可泣的夫人们，用大致相同的方式，参与着人类的文明创造。她们不是直接创作可读、可视、可听的文化产品，而是用母性的全部爱意和温润去塑造一个男人的灵性，激发其天纵之才，引导他以这种灵性创作作品。有了她们的精神滋养，他们才耕耘出了那样丰饶的文化果实。在这个意义上讲，她们真的像是母亲。有了她们，才有他们。我们陶醉于他们的作品、激动于他们的思想之时，应该感恩。感恩于他们，也感恩于她们。

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内心也出现了一小串问号。像罗曼·罗兰、卢梭、柴可夫斯基这等人物，凭他们的才华、声望、社会地位，应能接触到数量更多的卓越男性。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像崇敬“第二个母亲”那样谈论对自己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男性？是我没有读到，还是他们没有谈过？如果是我没有读到，那是我孤陋寡闻了。但如果他们确实没有谈过，而原因是他们确实没有经历过、体验过，这种精神现象又该怎么理解？

六

这可能是个很傻的问题，但确实是我的一个问题，若隐若现了好多年，没有加重，也没有化解。直到有一天，阅读傅雷先生翻译的莫罗阿，其中有一段话，似乎是在回答我的问题。他说：“男女间智识的交换不但是可能，甚至比男人与男人之间更易成功。……在男女之间，合作与钦佩，比着竞争更为自然。……她给予男人一种精神的力，一种勇气，为男人在没有女友时所从来不能有的。”（《人生五大问题》）

由此想到了傅雷先生的妻子；想到傅雷先生在“文革”中从容赴死所需的勇气和“精神的力”；想到一位专事研究知识分子的朋友的一段谈话，谈起他注意到了

诸多前辈名流教授身后的夫人们,希望记录她们独特的精神现象和她们对教授名山事业的帮助。我无从体会傅雷夫妇双双悬梁时的心境,也没有近距离观察前辈名流教授夫人的条件,但我相信莫罗阿的观点有大量事实的印证,有充分的精神分析依据,有普遍的人性基础。

甚至想到自己。年岁渐长,我也有了女友,感受到了来自她的激励。这种激励确实和其他类型的激励(如父母的、父执的、亲戚的、老师的、文化偶像的、同学的、男性朋友的,等等)在心理感受上都不一样。我在想,该为她做点事情。为此应设定一个方向,专注地、长时间地努力,哪怕这与自己随遇而安的天性有距离。后来,三弟也有了女友,他也说:为她我能做很多事情。莫罗阿的观点在我家就得到了重复验证。这个世界的运行,万物的生长,离不开阳光,也离不开月光。

如果还有点悟性,此时应该悟到了。对罗曼·罗兰来说,玛尔维达是一位融进其具体生活经历中的鲜活女性,热烈、慈爱、宁静、崇高。对《罗曼·罗兰文钞》的读者而言,玛尔维达则已经成为一个深刻的文化象征。她象征着上帝本意中的女性精神对男性心灵的感召。这种感召并不专属于少数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化英雄,而是一种惠及全体男性的普世温热。这种温热也并非仅蕴藏于少数女性,也许就分布在你身旁的普通女性身上。一个男人,只要在心志、襟怀上像个男人样,只要认真地、敬畏地、负责任地生活,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体验到、享受到。女人们似乎天然具有一种神性,时刻在期待着发现那些心地光明、崇尚正义、肝胆磊落的男子。一经确认,就翩然降临,代表全体女性,施以天意中的奖励,以拓展人文世界中良知与尊严的疆界。对这一点,应该有足够信心。哪怕是在堕落的败相中目睹了女性的参与(如同罗曼·罗兰所激烈批评的那样),都不该影响对女性整体的信任与尊敬。

在此,请嘱咐我、鼓励我写出这篇“推荐序”的刘瑞琳女士,也请读者允许我,借用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几句诗,结束这篇文章:

一切无常世相,无非是个比方;

人生欠缺遗憾,在此得到补偿;

无可名状境界,在此已成现实;
跟随永恒女性,我等向上向上。

附言:

全面评价《罗曼·罗兰文钞》及其“续编”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不是几千字就能说透,也超出了我的能力。这篇文字涉及的,仅是其中一点。读者中自有高人,相信必有更多发现。我仅是出于自知,出于对“影响过一代人的书”这个书系名称的理解,又碰巧受到过这部书的很大影响,如实写下自己的最深的感受,纪念一段读书经历,和读者作个交流,并期待指教。

谨向罗曼·罗兰和玛尔维达致以永远的敬意! 谨向《罗曼·罗兰文钞》的译者孙梁先生致以后学的敬意! 谨向曾经出版该书的新文艺出版社、如今再版该书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致以由衷的敬意!

关于罗曼·罗兰^①

孙 梁

现代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让·弗莱威尔曾经叙述：

罗曼·罗兰在瑞士发表了一些热烈拥护和平的文章；他置身于混战局面之上，要求一切有诚意的人团结起来，以便结束这次残杀。^②

本书前半卷选译的论文就是其中一部分。它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陆续发表的。罗兰在这些评论中痛斥帝国主义屠杀，坚决拥护和平，对盲目牺牲的青年寄予沉痛的哀思，并衷心赞扬新生的苏联，呼吁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趋向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使欧洲民族跟古老而正在恢复青春的亚洲文明的代表——印度和中国的代表携起手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采取这种唯一正确的立场，就需要非凡的见识、信心与勇气。因为不但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驱使人民卷入混战，而且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原则，非但不反对战争，反而在保护祖国的幌子下，帮助资产阶级去挑拨工农大众互相残杀^③。同时，从罗兰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甘愿充当统治者的传声筒，疯狂地煽动

① 此译序写于1957年，如今时代已发生巨大变迁；但为了尊重历史，也尊重译者，编校中我们对表述风格和观点倾向未作删改，基本保持了译序的原貌。谨此说明。——编注

② 《法国共产党的诞生》，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页。

③ 参阅《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6章，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战争,甚至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描述资产阶级世界瓦解的托马斯·曼都不免^①。而罗兰就在这穷兵黩武的大风暴中孤立而顽强地举起和平的旗帜。

他不但议论,而且实践。追随着惠特曼的榜样,他首先参加瑞士红十字会的救济机构,为战俘们和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做了不少烦琐而切实的事情。这种人道主义的言论与行动却惹恼了统治阶级。罗兰遭受到难堪的攻击。德国方面自不必说,即使巴黎大学的教授们也骂他为“叛国之徒”,法国所有的报纸都拒绝刊载他的声辩,一个政府的走狗甚至编了一大册书,捏造各种照片与文件,诬蔑他是德国奸细,企图铸成冤狱^②,活像今天美国政府在罗森堡夫妇案件中所用的卑鄙伎俩。而罗兰屹然不动。这种冒旧社会之大不韪的坚定态度显然不仅是正义感或良心的果实,主要还是基于对客观现实的深刻理解,否则就不能坚持。当然,由于因袭的重负,论文中有时还流露出空泛的精神观点和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操,但更显著的是对政治经济的密切注意和精当的分析。譬如,在“超出混战”这一篇著名的檄文中写道:

这是一种千首妖魔,名唤帝国主义,它具有骄横与主宰的意志,妄想囊括一切,或镇压一切,或打破一切,除了目空一切之外不肯容忍任何人的伟大。

再如,他在“致各国被谋害的人民”中宣称:

社会给套上了枷锁,而攫住那锁链的是普路托斯(希腊神话中的财神——译者)的手。它才是各国真正的主子、真正的统治者,就是它使各国成了欺骗的商行、诈取的企业。

同时在注解中写道:

① 见本书“保卫家园”内所引。

② 斯·茨威格:《罗曼·罗兰传》,英译本,第305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寡头对欧洲各国(无论是共和国或君主国)的政府掌握着怎样的权力。

所有这些都证明罗兰在悉心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因此他才能在“战时日记”中富于洞察力地撕掉“白宫和华尔街的塔杜夫们”的假面具,看透美国“在指挥一切”,它将统治“欧洲各国政府的合唱队”,并“扮演主角”。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建立,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和普遍的诽谤时,罗兰又力排众议地声称:“人类的救星是在苏联的一边”,并吁请祖国法兰西“望着东方!就从那一边将升起未来的太阳”。

这些论文反映了罗兰思想演变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他完成了总结早期思想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到战后,他就更积极地投入反战反法西斯的运动中去^①。但是,这些文章中的论点还不是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而形成的。苏联批评家尼古拉耶夫感到那个阶段罗兰思想中触目的矛盾是:他融会贯通了自己祖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一切文化宝藏,却没有注意到社会科学中最新、最进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②。这一方面是由于出身和所受的传统教养使罗兰主观上不容易接近,另一方面,恐怕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混乱与软弱,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能迅速传布,传布了也不易为旧知识分子信仰。在罗兰诞生(1866)的十多年以前,即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横暴地摧残之后:

法国工人阶级运动陷于革命以前的宗派主义,从这混乱之中有两大倾向开始分道发展着(可以说是)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诸因素。一个倾向集结于布朗基,并无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而目的在于以坚决的少数人的大胆突击夺

① 罗兰曾与巴比塞联名号召知识分子与工人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终于在1932年8月召开阿姆斯特丹大会,成立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委员会。见弗莱威尔:《巴比塞》,王道乾译本,第15页。

② 见本书附录。

取政权。较为强大的另一个倾向是在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之下的,想要以设立交换银行和供给自由贷款之类的空想办法引导工人脱离政治斗争^①。

而到 1919 年左右,即罗兰 50 多岁时,情况还没有完全改善:

罢工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泛滥。因为没有组织健全的革命政党,所以这种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仍不能有行动上的后果。列宁说得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工人阶级一面受着战前那种不祥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一面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和平主义的阻挠,不得不在这种极其混乱的情状下来寻找他们的出路。^②

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罗兰以及跟他相仿的知识分子,非但不易接受当代的先进思想,反而可能造成奥里维对工人运动所感到的那种错觉,迟迟不能祛除固有的偏见了。

这类偏见在本书后半卷的自传中表现出许多迹象。作家通过几篇至情流露、悱恻动人的回忆展示了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这是一种“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度过的”生涯^③。它鲜明地证实了高尔基所谓“资产阶级的叛逆者”对于“狭窄的铁笼里的生活感到绝望的心情”^④。其中比较特出的是罗兰跟宗教的矛盾。他力求挣脱教会的羁绊,蔑视宗教仪式,而又自称为“神之子”。这种感情的养成一方面是由于他热爱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徒,而更重要的,恐怕是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西欧中世纪时,天主教会不但支配着生活资料与生产手段,操纵着政权,而且垄断了文化。当时的修道院是唯一的学术园地,教士们

① 《马克思传》,罗稷南译本,第 355 页。

② 多列士:《人民的儿子》,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2 页。

③ 茅盾演讲稿:《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中所引罗兰的自述。见 1956 年 10 月 20 日《光明日报》。

④ 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第 158 及 160 页。

掌握着知识的金钥匙。莎士比亚笔下那位富于智慧的高僧劳伦士就是这种典型的形象。宗教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组织的每一个细胞中。因此,流衍所及,它对近代西欧知识分子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控制是我们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中生长的东方人难以理解的;他们在追求个性解放时碰到的第一道难关也许就是宗教情操。而在法兰西,这余毒的根扎得很深;别林斯基在 1847 年,即罗兰诞生前 20 年时就谈道:

法兰西是彰明昭著的例子,那里甚至到今天,在开明与有教养的人士中间,还有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许多脱离了基督教的人还顽固地信奉着某种神祇。^①

罗兰平生的知己,法国著名诗人查理·贝吉是为祖国殉难的爱国主义者,也是诚恳的社会主义者,而至死是一个热忱的天主教徒。甚至比罗兰更激进的巴比塞还在《耶稣》中把那个伽利利人描写为被剥削的人们的保护者。^② 在这种传统下,在这种氛围中,莫怪罗兰不能彻底摆脱宗教束缚了。同时,我们从自传中看到,他在少年时代深受伏尔泰的自然神论的熏陶;而耐人寻思的是,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期和垂死时的两位文豪都具有相同的来历:两人的父亲都是书吏;他们进过同一个中学,受到同样的古典教育,而结果都走上激烈反抗因袭的道路,虽然前者运用讥刺的锋芒,后者凭借高贵的热情。此外,我们又看到,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澄清了他骚动不安的性灵,托尔斯泰的鼓励使他奠定了艺术必须为人类服务的信念。上述一切就是青年罗兰的精神食粮。

但罗兰的思想渊源还不止于此。因为斯宾诺莎与伏尔泰的哲学也不可能平地升起,而必有所承受。这两位生在 17 世纪前后期的学者是祖述了文艺复兴的传统。那位近代唯物论先行者的泛神论(实质上就是无神论),以及那位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家对腐朽教会的猛烈抨击,都是打倒封建贵族势力、摧毁宗教权威的那个

① 《致果戈理信》,《别林斯基选集》,青年近卫军出版局,1950 年版,第 780 页。

② 见《巴比塞》,中译本,第 35 页。

“最进步的变革”^① 时代之延续和发展。而文艺复兴本身又有其历史的根源,它恢复了灿烂的古希腊文化,发扬了明朗健全的希腊精神,虽然含有托古改制的契机。而罗兰正是这两大时代的崇拜者。他在年轻时与梅琛葆的通信中热烈赞扬文艺复兴运动,“景仰它丰沛的活力”,说“那神奇的时代是令人心醉的激情的源泉”。^② 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我给希腊艺术陶醉了,四周堆满了古书和复制品,我沉湎于柏拉图的著作中……研究我们共同的友人,那些西西里的哲学家们(指倡言爱与斗争为宇宙间原动力的恩培多克勒等——译者)。”^③ 罗兰真是和颂赞希腊古瓮的济慈与中年后遁世于希腊历史哲学中的席勒一样,看他如何醉心于那古典时代的文物学艺啊!因此,要探究罗兰思想的根本,还不能满足于自传中提供的线索,而必须根据其他文献,追溯到欧洲文明的源头与主流——雅典生活与思想。

希腊国民生活解体后,诸子百家的学说归结为怀疑派、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总称为自我意识哲学的三大宗派。马克思曾对它们倾心,因为它们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任务,给人类开拓了新的和更广的境界^④。准此,这些学派必然会予后代思想家以深远的影响。黑格尔曾指出:“伊壁鸠鲁派代表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斯多葛派代表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从而前者主张“个体的意志自由”,解脱了一切宗教束缚,后者信奉“泛神的献身于全体”,所以在政治上成为坚决的民主主义者,而在宗教上则不能摆脱神秘主义的束缚^⑤。在历史长河中经过了 2200 多年(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却是短暂的阶段),这些古代思想还在罗兰以及类似的文化人意识中播下了矛盾的种子。我们从他的自传中不是看到他如何顽强地追求个性解放而又无法挣脱宗教桎梏吗?那些和平论文不是明显地告诉我们罗兰如何宣扬博爱和民主精神吗?一言以蔽之,无论直接或间接,对于古典学术具有深湛修养的罗兰不可能不受这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因为希腊哲学是欧洲思潮的发源

① 恩格斯语,《科学的艺术论》,楼适夷译本,第 51 页。

② 《罗兰与梅琛葆通信集》,1890 年 9 月 14 日函。

③ 同上书,1890 年 7 月 26 日函。

④ 以上据《马克思传》,第 28 及 29 页。

⑤ 以上据《马克思传》,第 34 页。